

## 如何面對八十後？

兩周前香港立法會通過六百六十九億的**廣深港高速鐵路**（香港段）的撥款，當中年輕人走在反對最前線引發了「八十後」問題的討論。澳門各大政團亦不甘後人，在兩周的時間內，新澳門學社、由余惠鶯成立的智庫思匯網絡，以及工聯北區綜合服務中心分別舉辦了座談會（分享會）。討論過後，我們如何面對年輕人提出的問題，相信是未來的關鍵所在。

首先，我們的諮詢制度如何？在香港，相關的諮詢機構已被媒體踢爆當中「八十後」一政策服務的對象一只有機構全體成員的四成，因而被諷為「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」。在澳門方面，根據12/2002年行政法規，青年事務委員會由負責青年的司長（即社文司司長）任主席，教青局局長為副主席，其他委員包括社會工作局、體育發展局和勞工事務局局長或其代表，教育暨青年局負責青年事務的副局長，由委員會主席委任青年、教育、經濟、文化及社會互助範疇等最多十五個社團或機構的領導人或其代表，以及由委員會主席委任最多十名具有公認功績的人士。

而根據第62/200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，有十三個團體的代表，以及九名具公認功績的人士獲委任為委員，但在這兩份名單中，相當一部份根本是團體的負責人，或者具有那些團體的背景，例如一位被稱為「公職王」的慈善機構負責人。另一方面，當中有多少是「八十後」，甚至是「七十後」？沒有社團代表的年輕人意見又有誰聽？拿起林昶差不多二十年出版的《濠江菁英錄》，書中竟然還有兩個名字出現在這個名單上。更值得憂慮的是對哪些青年進行諮詢？行政長官最近與青年團體代表會面，但那些青年團體都是建制派，甚至起碼兩名是三大家族的成員（新澳門學社起碼也有周庭希願意現身說法）。香港亦有這方面的傾向，但面對民情卻只願意聽自己喜歡的人說自己喜歡的話（道德教育、提高競爭力），這是真正的溝通嗎？更不要說年輕人已經唾棄了自殖民地時代傳承下來的諮詢目的，即抒發民意而非改易更張。這不但無法解決問題，相反只會增加社會的對立。

相對的，「八十後」的動員，以至訊息收集與之前的不同，靠的主要是互聯網，但就算有了更方便的平台，態度亦非常重要。舉兩個例子：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香港是比較受歡迎的。他是如何處理「八十後」的呢？他在財政預算案的宣傳固然較惹人討好。而起初他對「八十後」的了解被批評，但他最近一次他與年輕人對話，就算被台下批評都能夠有雅量面對。相反，運輸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聲稱開了facebook戶口（但到截稿前仍然找不到），但在舉辦網上諮詢時無法代入「八十後」的生活節奏，選擇在早上進行，而且並不公開：這正正是「八十後」最不滿之處之一。香港的官員面對「八十後」的表現，值得澳門的官員引以為鑑。

未熄